

白奴

白 奴

〔美〕希尔德烈斯著

李 俤 民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俄譯本序言

穆·特烈斯庫諾夫

希尔德烈斯的长篇小说《白奴》的主题是：抨击美国野蛮的种族歧视和对黑人的压迫。小说的时代背景是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那是蓄奴制的南部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北部斗争尖锐化的时期。

从十九世纪一十年代起，由于美国南部转化为在产业革命后蓬勃发展的英国纺织工业的主要棉花供应地，南部诸州在美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就显著地上升了。

美国的经济发展引起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南北部之间斗争的激剧化，结果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爆发了南北战争。

但是，在当时，奴隶主不仅仅统治了南部。南部蓄奴制经济的代表已在事实上确定了中央政府政策的反动路线，而且通过这一方式来扩大自己对北部诸州的影响。马克思在指出美国的资本主义——种植园制度发展道路的特征时写道：“在跟北方民主党人的联盟中起决定作用的奴隶主，通过联邦政府愈来愈放肆地滥用权力，可说是本世纪初美国历史发展的总的公式。双方一步一步的妥协过程，标志着联邦政府一步一步地转化为奴隶主的奴隶的过程。”①

南部种植园主的残暴统治能够存在这么长久，正就是由于

北部諸州那些参加执政的民主党的反动分子的支持和激励。当时的民主党是由南方的奴隶主以及在貿易和經濟上跟南部种植园主有关的北方大資本家組成的政党。

但是，在北部，別的力量也同时成熟了。那儿发展着工业，建筑着铁路，发展了农場主的农业。年輕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必然会跟奴隶主的寡头政治的利益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工人和小农場主也不能不跟全美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跟那些竭力向自由的土地扩展势力的种植园主，发生冲突。

到了三十年代中叶，反对奴隶制的斗争激剧化了，这一运动席卷了美国社会的广大阶层。

在美国社会运动中为廢除可耻的蓄奴制度而参加斗争的，有种种不同的社会阶层。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是一个方面，他們斗争的目的只是为了在北部限制蓄奴制度，另一方面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的各阶层的代表，包括农場主、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廢奴派中最彻底的革命的一翼就是美国的工人阶级，其中的先进分子在当时已經懂得反对奴隶主的斗争，是未来的反对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斗争的必要前提。

这一时期中大多数杰出的美国资产阶级作家——如騷魯、^②爱默生、^③罗威尔、^④惠替埃、^⑤朗費罗^⑥等，都认为蓄奴制应该

① 引自俄文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二部分第176頁。——原注

② 亨·达·騷魯（一八一七至一八六二）——美国廢奴派作家。——譯者

③ 拉·烏·爱默生（一八〇三至一八八二）——美国作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写过一些有关廢除蓄奴制的文章。——譯者

④ 詹·拉·罗威尔（一八一九至一八九一）——美国詩人和批評家。反对美国南部蓄奴制諸州的掠夺政策。——譯者

⑤ 約·格·惠替埃（一八〇七至一八九二）——美国廢奴派詩人。——譯者

⑥ 享·华·朗費罗（一八〇七至一八八二）——美国廢奴派詩人。——譯者

通过和平的議會方式予以廢除，他們把自己的希望主要寄托在普及教育上面。誰都知道，甚至自由主义陣營中最有名的反对蓄奴制的長篇小說作者哈·毕·斯陀^①的《湯姆叔叔的小屋》也浸透了基督教的逆来順受和寬恕一切的思想。

以廢奴主义著称的反对奴隶制的运动，并没有給自己提出用革命手段消灭蓄奴制度的任务。只有这一运动的个别代表人物才突出地認識到革命斗争和武装起义的必要性。廢奴派的主要論点大都是从《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圣经》中汲取来的。廢奴派正确地指出了蓄奴制和美国《独立宣言》的基本条款不相容，因为《独立宣言》宣称：“一切人生来平等，并具有种种不可剝夺的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廢奴派并没有超越用“議會手段”来廢除蓄奴制的要求，那就等于叫奴隶主自己来廢除蓄奴制。廢奴派的理想是一个属于自由小私有者的资产級社会，他們认为阻止这一社会发展的唯一障碍就是蓄奴制。

但是，尽管廢奴主义者是不彻底的和妥协的，美国的反动势力还是非常明白：反对蓄奴制的規模巨大的民主运动，将会給他們带来怎样的危險。

廢奴派的活动是在南部种植园主及其北部同盟者的殘酷統治的恐怖环境中展开的。廢奴派的領袖威廉·迦利遜（一八〇五至一八七九）是美国廢奴主义者协会主席和波士頓《解放者报》（那是当时黑奴解放斗争的主要机关报）的編輯。他險些儿为了他那反对蓄奴制的言論牺牲了生命。一八三五年，狂热的蓄奴制的拥护者用繩子扣住了他的脖子，把他在波士頓街上拉个半死。

① 哈·毕·斯陀（一八一—至一八九六）——美国女作家，她的作品《湯姆叔叔的小屋》（一八五二年）是为了保障黑人的入权而写的，享有世界声誉。——

一八三六年，記者拉夫加^① 由于傳播廢奴主義的思想，在沃耳頓被奴隶主指使的暴徒活活打死。

馬克思對廢奴運動的先進代表給予了肯定的評價，對他們在恐怖統治和殘酷迫害下展開的活動表示了同情。馬克思在《美國廢奴派的示威》一文中寫道：“溫台爾·菲立普斯^②跟迦利遜和喬治·史密斯^③一樣，是新英格蘭廢奴派的領袖。他在三十年內冒着生命的危險，毫不疲倦地宣揚着解放奴隶的信條，他對報紙的譏笑，對被收買的流氓的嘲罵，對關切他的友人們的警告，都採取了同樣的冷漠態度。”^④

某些廢奴運動的代表人物深信幾百萬奴隶寧願死也不願再忍受蓄奴制的非人壓迫，他們就開始號召奴隶們起義。一八四〇年，廢奴主義者黑人亨利·迦爾納^⑤在廢奴主義者協會的大會上發表了演說，號召奴隶們拿起武器：“弟兄們，起來！起來，你們的時機到了！讓國內的每一個奴隶都挺身而出，那時候蓄奴制的末日就到了……如果你們注定要流血，那就讓它趕快流吧，因為做一個奴隶活着還不如做一個自由人死去！……你們的信條是反抗！反抗！反抗！沒有一個被壓迫的民族不是經過反抗才獲得自由的！”

進步的美國作家、政論家兼歷史家理查·希爾德烈斯（一八〇七至一八六五），在廢奴運動的影響下形成了他的人生觀。在

① 伊·派·拉夫加（一八〇二至一八三七）——美國廢奴主義者。——譯者

② 溫台爾·菲立普斯（一八一一至一八八四）——美國廢奴派領袖。——譯者

③ 喬治·史密斯（一七九七至一八七四）——美國廢奴派領袖。他是率領黑人起義的約翰·布朗的好友。——譯者

④ 引自俄文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二部分第372頁。——原注

⑤ 亨利·迦爾納（一八一五至一八八二）——黑人廢奴運動的領袖。——譯者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他激烈地反對美國的蓄奴制度，為了保衛被奴役的黑人的權利，勇敢地發表了自己的政治見解。

希爾德烈斯並不是消滅資本主義制度的主張的擁護者。他只想用民主制度來改變自己的國家。讓黑人從蓄奴制的鐵鎚中解放出來獲得人的權利，就是他的鬥爭目標。希爾德烈斯要求消滅奴隸主的蠻橫統治，因為這使奴隸的汗水和鮮血流滿并染紅了美國的土地。

美國的報刊對希爾德烈斯的作品（包括不少政論、科學、歷史著作和長篇小說《白奴》）始終採取緘默的態度。反动分子不斷地攻擊和迫害這位作家。希爾德烈斯為捍衛黑人權利所作的呼籲，可想而知，決不會在奴隸主的鐵石心腸中獲得反響。希爾德烈斯的理想始終沒有實現。在現代美國，他的名字完全被人忘記了。他的作品變成了圖書館中稀罕的孤本。在美國文學史上，人們不愿提起希爾德烈斯的名字。有關他的創作和生平的資料，甚至在一九三六年美國出版的十八卷的《世界百科大辭典》中也沒有。

一九二一年在紐約出版的《美國文學史》中，對希爾德烈斯這一小說家的資料只有寥寥數行，而且這幾行還對他的早期作品《奴隸（亦名阿爾琪·摩爾回憶錄）》（一八三六年）進行了毀滅性的批評。在受人歡迎的孔尼茨和海克拉夫特編的《一六〇〇至一九〇〇年美國作家》的傳記大辭典中，有一篇論希爾德烈斯的文章。那篇文章說：“他的長篇小說《白奴》，以前曾經和《湯姆叔叔的小屋》享有同樣的盛譽，可是現在已完全不宜於閱讀了。”

他的歷史著作，特別是《美國史》，被宣布為興味索然、極其枯燥的東西。在這篇文章中，還批評希爾德烈斯是一個忠於聯邦黨人（指美國北部人士）的廢奴派。

在另一部《美国傳記大辞典》中差点儿把希尔德烈斯列入了社会主义者的行列：“希尔德烈斯是一个共和党人，具有社会主义的倾向，虽然他本人在不由自主地掩飾这一倾向。”关于《白奴》，这部辞典竟說这部小說的盛名和它的文学价值是完全不相称的。

理查·希尔德烈斯于一八〇七年誕生在馬薩諸塞州第菲尔德的一位数学教授的家里。一八二六年他在哈佛大学毕业后就在波士頓进行司法实习。稍后，希尔德烈斯参加了新聞工作，在一八三二年担任了《波士頓日报》的編輯。这張报纸广泛地評論了政治和經濟問題，特別是廢奴問題。

一八三四年，希尔德烈斯因为是廢奴派而遭到迫害，离开了波士頓。他在南部的一个种植园里住了整整两年，研究了奴隶的生活。这一个时期內的观察，为他在一八三六年出版的中篇小說《奴隶（亦名阿尔琪·摩尔回忆录）》提供了創作的素材。这一部中篇小說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反对蓄奴制的作品，希尔德烈斯后来把它改写为长篇小說《白奴》在一八五二年出版，那几乎是和《湯姆叔叔的小屋》同时問世的。

《白奴》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被譯为好几种欧洲文字。当时美国社会中反对蓄奴制的先进人士的斗争的加剧，无疑地促成了这一部小說的成功。希尔德烈斯本人就認識廢奴派領袖迦利逊，写过一本論述这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的书。

十九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希尔德烈斯在好些美国报刊上发表了一連串要求解放黑奴的評論。他攻击了联邦政府并吞

特克薩斯^①的行動，因為這一暴力行動使南部的種植園主有可能把蓄奴制擴張到新的廣大的領土上。馬克思曾就這一事件寫道：“……南部為了鞏固自己在參議院中的影響，並通過參議院鞏固自己對合眾國的領導權，就必須不斷地組成新的蓄奴制的州。可是這只能借助於吞併別國領土，象合併特克薩斯州那樣，或者先把合眾國的領土轉變為擁有奴隸制的領土，然後再把它轉化為擁有蓄奴制的州，象密蘇里州、阿肯色州和別的州那樣。”^②

美國的統治階級早在十九世紀四十至五十年代，已經在執行極其侵略性的政策了。他們竭力想創造一個世界範圍的奴隸主強國，使中國、日本和朝鮮的人民也處在它的勢力範圍之內。

一八四〇年，希爾德烈斯的《美國的專制主義》一書出版了，作者在這本書中對統治者的政治制度進行了尖銳的抨擊，推翻了種植園主為蓄奴制的“神聖基礎”進行辯護的種種論點。

在後來的幾年（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三）內，希爾德烈斯住在英屬圭亞那。^③他在那兒出版了兩種具有廢奴主義傾向的報紙；當時，他對哲學問題發生了興趣，而且對美國的歷史也進行了研究。

在一八四九至一八五二年期間，希爾德烈斯出版了六卷《美國史》，它從殖民地初期（一五九六年）起一直敘述到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希爾德烈斯在這一內容豐富的巨著問世以後，在一八五五年到了紐約。他在那兒替《紐約每日論壇報》當了好幾年記者。應該指出，在那一段時間（一八五一至一八六二）內，科學社

① 特克薩斯——本是墨西哥的領土，一八三五年被美國用武力強占，一八四五年變成了美國南部的一個州。——譯者

② 引自俄文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二部分第241頁。——原注

③ 英屬圭亞那——南美洲北部英國殖民地，首府為喬治敦。——譯者

会主义的奠基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在《每日論壇報》上发表过好多篇文章。其中有好些文章无情地暴露了美国、英国統治阶级力图永远保持蓄奴制的伪善政策。

一八六一年，美国总统亚·林肯任命希尔德烈斯为合众国駐的里雅斯特①領事。在这以前，紧张的工作和不断的迫害已經摧殘了希尔德烈斯的健康。他已不能执行这一任务，于一八六五年在佛罗倫薩②逝世。

希尔德烈斯的长篇小说《白奴》，充滿了十九世紀前半世紀发生在美国的种种历史事件的痕迹。这部小说使人們对当时美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形势的特征获得了一个总的概念：它不但描述了蓄奴制統治的南部諸州的情况，也描述了北部諸州的情况；在北部，蓄奴制事实上是受到政府的种种法令支持的，这些法令直到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年的南北战争时期才被廢止。

美国民主的虚伪性从它存在的最初时日起就显露出来了。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基本文件——《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中，对蓄奴制只字未提。这些文件认为每一个州有权单独处理这一問題。

希尔德烈斯选择弗吉尼亚州《权利法案》第一条作为他的长篇小说的卷首題詞决不是偶然的，它重复了《独立宣言》中关于人人自由、平等的基本原则。作者用他的小說的全部内容证明，美国的奴隶主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无耻地蹂躪着他們亲手制

① 的里雅斯特——意大利的商港，靠近南斯拉夫。——譯者

② 佛罗倫薩——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城市。——譯者

定的法律。“自由”的北部諸州的情况也一样。

廢奴运动的斗士們极其明白北部統治者在解决黑奴問題时的伪善性。联邦政府在一八五〇年所採納的《逃奴法》引起了希尔德烈斯的注意，他在他的小說中写到北部諸州时說：“这些州跟南部奴隶主訂立了協議，必須負責把每一个在北部‘自由州’土地上避难的逃亡奴隶引渡給强暴的主人，那还有什么权利称做‘自由州’啊！”

在小說的好些篇幅中，作者怀着无比的憤怒，痛斥了那种說北部統治集团跟他們南部伙伴的橫暴統治毫无关系的神話：“让每一个人……当他听到这个极度伪善的‘自由州’的字眼时，但愿他再不要上当。北部諸州的公民引以为荣的这一个头衔，其实是毫无根据的。……‘自由州’的慈善公民并没有蓄养奴隶——啊，自然没有！他們承认，蓄奴制是岂有此理的东西！他們沒有奴隶……可是他們自己非常乐意于为奴隶主扮演法警和捕快的角色。”

作者的构思——显示种植园主統治的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在这里又全面又正确地体现了出来。在小說中出现了各种奴隶主的典型。不管奴隶主如何各各不同，蓄奴制的本质还是一样。凡是种植园主統治的地方，黑奴总是被剥夺了最基本的人权，总是注定了做极其繁重的苦工，遭受残酷的鞭打，而且会随时死亡。

希尔德烈斯尖锐地揭露了那些自命为开明、自由和进步思想拥护者的奴隶主的伪善面目。共和党人摩尔上校就是这样，他甚至准备在口头上承认法国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可是在他那文雅的外表下面却隐藏着奴隶主的蛮横和残忍。

希尔德烈斯在描繪形形色色的南部和北部的美国人的肖像

时，极其令人信服地刻划了掠夺成性、利欲熏心的美国有产者的特点。书中出现了好些凶残狠毒的奴隶主的活生生形象，对他们来说，皮鞭就是真正的“信仰的象征”，还有贪污受贿的法官，伪善的议员，手拿《圣经》、腰插手枪的假仁假义的基督教信徒，具有狂野的种族偏见的“可敬”绅士，无耻透顶的“白劳汉”，他们可以为了一己的物质私利背叛和出卖任何人。所有这一连串的人物，都丧失了人类最基本的真诚和道德观念。可是，早期资本主义“文明”的“事业家”恰好就是他们这批人；因此我们可以明白，希尔德烈斯书中人物的后裔会变成一些什么样的家伙：现在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所掌握的欺压人民、贪污受贿的本领，要比他们的祖先高出万倍！

长篇小说《白奴》对我们的时代来说，仍旧没有丧失它的教育意义。希尔德烈斯所描写的上世纪美国政治风尚的典型特征，一直到现在还保留着。苏联的读者清楚地知道，现代美国的统治者不仅没有改善黑人的悲惨处境，反而把种族歧视的宣传转化为进行新的世界大战思想准备的一个手段。

希尔德烈斯在他的小说里指出，美国国会保护的是奴隶主的专制统治的权利，绝对不是什么人类的个性自由。让我们引小说中的一段来看。小说中提到阿尔琪·摩尔和别的奴隶们一起来到了华盛顿。他怀着无限激动的心情和希望观察着国会大厦。“伟大的人民智慧全集中在这儿了，这些人把他们的全部力量都贡献于立法工作；这些法律自然要保障国内一切居民的幸福，那是对所有的人完全平等的正义的法律，也是自由的民族和伟大的民主制度所必须具备的法律。”可是，阿尔琪·摩尔的幻想很快就烟消云散了，监工的皮鞭的劈拍声强迫他非常明显地感觉到，这一座“自由的宫殿”实质上只是专横暴虐的奴隶市场。

就揭露“自由”的大洋彼岸共和国的駭人听闻的压迫和蛮横这方面来说，希尔德烈斯并不是孤独的。对黑奴进行最残酷的剝削，对美国土著印第安人进行人体消灭，用来对付普通人的不人道的法律，待价而沽的报刊，野蛮的风尚——这一切曾經引起全世界进步人士首先是俄罗斯民主作家的正义的憎恶和憤慨。偉大的俄罗斯革命作家亚·尼·拉季謝夫^①还在十八世紀时就揭露了美国社会制度的真面目，用諷刺的口吻把它叫做“‘极乐世界’，在那儿，一百个驕傲的公民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别的成千上万的人却既沒有象样的食物，又沒有可以躲避寒暑侵襲的棲身之所”。

亚·謝·普希金在他的《約翰·頓涅尔》^②一文中，不仅指出了奴隶主的可耻，还对整个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极其深刻的描繪。他写道：“我們惊异地看到民主政治表现为可憎的犬儒主义、殘忍的偏見和令人不可忍受的暴政。一切崇高的、大公无私的东西，一切足以提高人类灵魂的东西，都被铁石心腸的利己主义和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压抑下去了。一些大家族无耻地压迫整个社会；奴隶制度夹在文明和自由中間……这就是不久前显現在我們眼前的美国諸州的图画。”

偉大的俄罗斯革命家、民主主义者別林斯基、赫尔岑、車尔尼雪夫斯基都曾揭露过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謊言和伪善。一八四七年，別林斯基在他那封有名的致果戈理的信中，在譴責美国对待黑人的不人道的关系时曾經憤怒地提到：“黑奴不是

① 亚·尼·拉季謝夫（一七四九至一八〇二）——俄国偉大的革命家，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战士，杰出的作家，唯物主义哲学家。——譯者

② 《約翰·頓涅尔》——普希金写的一篇揭露美国統治者迫害黑奴的文章。

——譯者

人——这就是美国的种植园主狡猾地用来替自己辩护的理由。”

一八四二年，却尔斯·狄更斯访问了美国。他旅行了南部諸州，观察了美国的风土人情，然后在回英国后出版了一本特写集《美国札記》。他在那本书中描写了黑人的不可忍受的痛苦和虛伪的美国共和制度的无耻的种族歧视狂。狄更斯在某一次有他在場的国会會議上看到了这一“自由、平等的神殿”中的政治投机的真相。狄更斯憤怒地描写了美国的国会：

“选举时进行卑劣的欺騙，在幕后賄賂国家的官吏，以报纸作盾牌，以雇用的文人作短刀，对政敌施行怯懦的攻击；对一些貪婪的大騙子搖尾乞怜，也不管这些大騙子怎样通过他們收买的走狗时时刻刻散布罪恶的种子……激励和助长社会意識中的种种不良傾向，巧妙地压制种种良好的影响；这一切——換句話說，以最卑劣无耻的方式出現的不名誉的阴谋詭計——就是在挤滿了人的大厅的每一个角落中进行的。”^①

狄更斯在他的长篇小说《馬丁·朱述尔維特》（一八四四年）中，重新以生动而又精确的描写，显示美国自由原則的真正本质；他說，美国通过了一些法律，按照那些法律“认为让黑人識字比把他們在城市中心地点活活燒死更加罪恶和危險”。^②

三 美国美女會社曾將基德大騙子
歸為，中司頭野文與宗的善自地取則至基德春眼，平江四八一春
基不 希尔德烈斯把自己观察到的美国的生活和风习，用混血种

① 引自一九五〇年国家文学出版社俄譯本狄更斯著《美国札記》第92頁。

——原注

② 引自一九五〇年国家文学出版社俄譯本狄更斯著《馬丁·朱述尔維特》第一

卷第420頁。——原注

奴隶阿尔琪·摩尔的回忆录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作者不仅追溯了书中主人公的生活道路，而且把资本主义美国国内黑奴的惨痛生活告诉了现代读者。

希尔德烈斯是一个对黑奴解放坚持不渝的斗士，他抱着道德教育的目的写下了这部作品。他天真地以为，解放了黑奴以后，美国人民幸福生活的新纪元就会开始。可是历史的现实却推翻了希尔德烈斯的幻想。

在一八六五年，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根据这些条款美国应当彻底消灭蓄奴制。可是在事实上，这些法律并没有消灭蓄奴制。北部的资产阶级被农民和工人的大规模革命运动吓坏了，立即跟被打垮的南部奴隶主寡头政治的残余势力订立了协定。黑奴形式上算是解放了，可是他们得不到土地，因此又落到他们过去主人的掌握中，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可怕的虐待。

弗·伊·列宁在指出当时黑人情况的特点时写道：

“关于黑人所处的屈辱地位是无须多说的，因为美国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比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好些。美国资产阶级在‘解放了’黑人之后，就竭力在‘自由的’、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基础上恢复一切可能恢复的东西，做一切可能做到和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来达到它最可耻最卑鄙地压迫黑人的目的。”^①

希尔德烈斯的资产阶级局限性的观点反映在这样的一点上面：他跟大多数废奴派人士一样，被和平改革大资产阶级—种植园主制度的思想吸引了。他不认识工人阶级具有决定性的力量，能够用革命的手段解决黑人解放的问题。到现在还处于被

① 引自第四版《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12—13页（中文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1页）。——原注

压迫状态的黑人民族，他們的全部解放斗争史就足以证明作者的那一套想法是不能兑现的。改良主义的思想是希尔德烈斯长篇小说的最大的弱点。但是，这部小说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正确地描述了百余年前的“秩序”，勇敢地揭露了对黑奴进行社会压迫和暴力虐待的制度。长篇小说《白奴》不仅给我们画出了从开国直到所谓“解放”以前的美国黑人的处境，还揭露了竭力保护大资本家-种植园主制度的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真相。

希尔德烈斯把二十多年的创作活动和社会活动，献给了人道主义思想的宣传。他证明，美国的统治集团策划了反对民主和人权的罪恶阴谋。作者相信自己的思想一定会获得胜利，把社会的进步和被压迫的黑奴的解放联系在一起。他在小说中对统治阶级说道：

“你们的力量每一天、每一小时都在削弱，被压迫者的力量和你们粉碎自己力量的决心每一天、每一小时都在增强。

“整个文明世界的人对你们这些压迫者的同情每一天、每一小时都在减弱，他们越来越把同情转移到你们的牺牲者那一边去了。

“如果你们有足够的力量，那就承受承受全世界人民对你们的诅咒吧。”

希尔德烈斯激烈地、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完全服从奴隶主和大资产阶级的美国执政者。作者攻击了怯懦的毫无原则的美国政治家“由于祖传的摇尾乞怜的习性变成了奴隶”。这一句充满了悲哀和轻蔑的话，道出了本书书名的含意。在书的末尾，作者更直截了当地说到“白奴”不仅是指象阿尔琪·摩尔这样的白色皮肤的奴隶，而且是指那整整一群在南部奴隶主跟前摇尾乞怜、甘心出卖自己的北方人。

必須指出，希尔德烈斯的小說的整个基調，那憤怒的揭露性的抨击，对他的敌人的激烈爭論和酷爱自由的热情，使他的小說跟毕切·斯陀那宣揚溫和馴服的基督教义的《湯姆叔叔的小屋》迥然不同。希尔德烈斯跟斯陀相反，在自己的小說中把教士們最丑恶的一面揭露了出来：他們为了巩固蓄奴制，不惜利用基督教的教义。希尔德烈斯写道：“教士們在宗教外衣的掩盖下，对奴隶們灌輸了这样的一种理論，这种理論要求一部分居民必須对另一部分屈膝，无条件地服从他們，而且毫无怨言地对他們俯首听命。”希尔德烈斯对美国资产階級和种植园主的制度的批評，要比斯陀坚决和具体得多。

希尔德烈斯的《白奴》完全有根据被称为十九世紀美国文学中的最进步的作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反动的资产階級报刊不論在希尔德烈斯的生前或是死后，总是千方百計地誣蔑他，企图貶抑他的小說的意义，歪曲他的基本思想。

就这样，在十九世紀中叶流行的一种杂志《日内瓦万有文库》，有一篇关于《白奴》的論文。这篇文章肯定地认为这部小說只是模仿《湯姆叔叔的小屋》，而且錯誤地指責希尔德烈斯，誣蔑他对物质利益比对小說的思想更为关心。这家杂志否定了《白奴》的文学价值，对书中鼓动起义的場面感到憤怒，并且认为小說的主要缺点就是因为它的主要人物跟《湯姆叔叔的小屋》充滿了基督教溫和和屈服精神的主要人物剛巧相反。对希尔德烈斯小說类似的評价，在资产階級的文学研究工作的領域中牢牢地生了根。在上面所說的那篇文章出現以后約八十年，出版了法国文学批評家呂克的《十九世紀反对蓄奴制的文学》。在这本书的一篇《毕切·斯陀在法国的影响》的文章中，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日内瓦杂志对希尔德烈斯和他的《白奴》的論点。所不